



湘西南二章 (组诗) ■胡扬丁（湖南）

蓼水河，我昨夜随风来过

我是从雪峰山坳口
漏出的那缕风

昨夜，踩着浪的波纹
回到蓼水河岸

我没有惊动码头边的石缝
只轻轻碰了碰那丛白绒花穗
它晃了晃，像认出了
我藏在骨血里的旧年岁

桥洞下的空椅还留着余温
打铁铺的余响嵌在青石板里
我把几捧深潭浸过的凉
铺在老街的缝隙

稻浪的金痕、红枫举着的落日
梧桐叶边缘的秋天——
这些都不必细数了

我只扯了扯路人的围巾
把晒了一整年的樟香
塞进他的衣领

水鸭扑棱着扎进河心
我没敢追
只把荻花的暖
留在风路过的黄昏

腊月的甜香还在巷口飘着
红灯笼的影子晃过旧门
晚归的人踩着重影走来
我扑在他脸上
替家，先接住他一程风尘

我是从雪峰山来的风
昨夜悄悄来过
没带走一片浪，没惊动一个梦
只把这片土地的心跳
轻轻，轻轻贴在归人耳

车轮桥断章

晨雾被七点的鞋尖踏碎
合塘村的溪水
接住一群城市归来的人
鞋底沾着的、未褪尽的柏油味
车轮桥的石拱在荒草里沉默
没有灰浆的石缝
卡着湘黔古道遗落的辙痕
千万年的螺壳摊在滩上
螺旋状的纹路里
封着一整个早已熄灭的古海
我们俯身时
风正穿过石缝
递来一句被岁月磨钝的证词
旧墙皮剥落的瞬间
泛黄手稿从塑料袋里坠下
像迟来的判决
替那个至死未等来铅字的代课老师
完成了跨越生死的投递
纸页上未干的泪痕
砸在新印的文集封面上
把两代人的执念
钉进了车轮桥的晨光里
红鲤挣破渔网的刹那
岸边的惋惜声骤然凝固
老局长的话像块冷硬的石头

砸进喧闹的水面：
跑掉的，才是圆满
穿深筒胶鞋的人在溪底摸索
岸上的指挥声织成网
他捞起的田螺
每一只都盛着半捧
未被文明驯化的星光
赤脚踩进溪水的瞬间
我们卸下了三十多年的身份枷锁
像一群被城市放逐的孩子
在鱼群的穿梭里
捡回了丢失的童年
岸坡上的红卵刺得人眼疼
那是外来物种刻在乡野上的猩红胎记
我们把它们从草叶上捻下
踩进湿润的泥层
以最朴素的方式
为这片土地守住原生的边界
70 年代的涡轮机在荒草里锈蚀
碾米厂的轰鸣声被风啃噬殆尽
当年两万元堆砌的热闹
如今只剩断壁残垣
在稻浪的起伏里
默不作声地回望
湘黔古道上远去的车马扬尘
我们来寻痕
寻的从来不是一座桥
是被时光掩埋的手稿
是逃向自由的红鲤
是螺壳里封存的远古潮汐
是在城市化浪潮里
勉强守住的、最后一块
不被水泥覆盖的精神原乡
当风掠过稻穗
所有沉默的事物都在开口：
只要你还愿意俯身
那些被遗忘的真相
终会从泥土里
慢慢抬起头来

黑暗中 (外四首)
■陈艺韶（广东）

黑暗在黑暗的地方生长
掩盖了满山的语言，和一棵
苦楝树的微笑

路，被压下去
只剩下一些虚浮的心事

几十年来，习惯了黑夜
就像习惯了生老病死

他从黑暗中掏出光明
铺在人生的宣纸上

爸爸的说辞

几年前，父亲经常提起
在山里的自留地种了几棵荔枝树
那时候。怕我不认识路
每到收成的时候
总是叮嘱我回去
他说，怕有一天他走不动
我们连路都找不到

其实，我想告诉他
自从长大以后
我习惯披着他的说辞
抵御寒冷

门口田的月光

小时候，父亲把月光寄养
在门口田
用一把锄头扶起全家消瘦的生活

记事起，父亲在门口田
种了很多很多菜
也种了很多很多的苦难

对一个农民来说
没有比种菜更可靠的出路

其实，每一次弯下腰
意味要挑起沉重的太阳

蛙鸣

一粒蛙鸣敲开夏夜的大门
那些受孕的长短句潜伏在思绪中

走过旷野的词语
企图还原童年的故事

想起旧时的风
又一次染绿了乡音

夜晚，父亲常常提着
一路的蛙鸣
与生活对话

生锈的部分

一条河流生锈的部分
站在低处
往往错过四季的风
迫使两岸的雁鸣交出雪白的语言

一个人生锈的部分，从
体内流出
那些破落的章节被目光抬高

隔着时光之门
想起父亲那些年领养过的阳光

一棵树 (组诗) ■常保平（河南）

露珠

六月，春玉米半腿高

昼热夜凉，温差制造的露水黏在
玉米叶片上，像微观世界

如果没有外力，它们会被阳光收走
而现在，被一把锄头惊动，落在根部
那时，一身汗水的人找到家门

万物天泽，一滴水都不被浪费

山泉

流动，是必然的
至于流向，要看下游地理

茫茫人事，哪儿低就留向那里
哪里能浮起船，就流向哪里

作为根，总会留下一些滋润
为那些走不动的树
照看脚下一亩三分地

我不知道，山雀
能不能找到去时的路，流水
能不能弹奏思乡的歌曲

桥

把四肢撑开
把脊背拱起
行人来往于两岸
流水不知去向

一座桥，上，连着祖辈
下，连着子孙
远处连着天涯，近处连着吃穿
不近不远处，是我的祖国

见证日月像验明自身
守住虫鸣的夜色就是守住孤独的承诺

这些年，人们像流水往外走
桥也不急，柳树也不急
它们相信，失去的水
终会回到桥下，来维持大地的平衡

被一夜寒风封冻的月季

被一夜寒风封冻的月季
还是盛开的样子，内部灌满冰
像封存的红色琥珀
看上去，是枯败的空壳
实际上，她不是虚词
她以一身之力对峙寒冷
永久站立
完成月月开放的使命

一棵树

从远方回来的人
在村口徘徊，记忆像一道清晰地闸门
那棵歪脖子核桃树，或柿树，桑树
……
上面挂着果实，它们在树下捉迷藏，母亲
在不远处喊他们回家吃饭的声音依然在耳
那些树几百年了，活成了神仙
小路围着树蜿蜒，村庄围着树生长
离家时，父亲在树下瞩目
几十年时光，该忘却的都已忘却

时光流转，他们在寻找几十年前丢掉的钥匙
作为参照，除了山水走向就是那棵不死不动的树
房屋会坍塌，小路会消失，烟火会飘散
只有那棵树不为烟雨所动，像故乡的信仰
总能让人找到回家的路

低处

长有羽毛的东西总在高处
比如云朵，在山的高处
炊烟，在房屋的高处

但不可逆的是
云朵来之溪流，炊烟来自灶台
鸟飞得够高了
也要落在低处的木枝上
在地上觅食
青草长于岸边，供奉牛羊，啜饮更低的水
没有比水再低的身段，它的站位，行吟，随性
让星空跌入水中不能自拔，嵯峨山峰困于涟漪的倒影
让草木，行行复行行
人类的理想过于伟大，即便没有羽毛也要征服人类
他们不屑流水，却在无数沉船之后
不得不以流水为榜样

黄昏 (外二首) ■高聪（江西）

夕阳在田野里流溢黄金
光辉如潮水般涌入村庄
洗濯房屋和人类的面孔
草木和牛羊都在宁静中微微抬起头颅，领略着这华美黄昏的庄严肃穆
一只鸟，轻飘飘地飞去
像小小的浪花，漂过了田野金黄的光芒的海洋
漂向远处，漂过了山冈
消融于地平线上的朦胧那里，暮色正如烟雾般席卷黄昏，向村庄侵袭
在片刻里令人泫然欲泣

夏天

田野如海
植物如潮
在夏日的天空下涌动，翻卷
拍打村庄
溅起浪花无数
飞上人们的面颊
天空广阔而深邃
像一面明亮的镜子
倒映着碧绿之海
一阵微风吹来
我走向田野
感到自己
像一张小帆
又像一片白云
自由自在地漂着
身在水上？抑或镜中？

夏天的雨

夏天的雨
在田野徘徊
洗濯庄稼和树木
人们的脊背在雨中
迅速移动
寻找屋顶
夏天的雨
急速步入村庄
叩响久封的门窗
在檐头汇聚
一点一滴
敲打着梦境
夏天的雨
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
把田野、村庄
和我一起丢在漫长的夏日里